



星星女孩 Star Girl

[美]杰瑞·史宾尼利 著
蔡楠 译

星星女孩 Star Girl

[美]杰瑞·史宾尼利 著
蔡楠 译

中国城市出版社

· 北 京 ·

北京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9-268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星星女孩:汉英对照/(美)史宾尼利

(Spinelli,J.)著;蔡楠译.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5074-2246-7

I. ①星… II. ①史… ②蔡… III. ①英语—汉语—
对照读物 ②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H319. 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1435号

Copyright© 2000 by Jerry Spinelli

Jacket illustration copyright © 2000 by Alfred A.Knopf,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Inc.

Copyright © 2010 by China City Press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Children's Book,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策 划	王 立
责 任 编 辑	王月芳 唐 浒 黄 冀 郑 茜 彭 浪
装 帧 设 计	友 雅
责任技术编辑	张建军 杨冬梅
出 版 发 行	中国城市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甲40号(邮编100039)
网 址	www.citypress.cn
电 话	(010)63275378 (营销策划中心)
传 真	(010)63489791 (营销策划中心)
总 编 室 信 箱	citypress@sina.com 电话: (010) 52732057
投 稿 信 箱	world66@263.net (营销策划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字 数	100千字 印张10.75 插页4
开 本	889x1194 (毫米) 1/32
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52732057

献给我的星星小姐,Eileen,

还有 Loren Eiseley,是他教会了我们如何看待自我,

以及献给亲爱的 Sonny Liston。

豪猪领带

在我小时候，叔叔皮特有一条绘着豪猪图案的领带，那几乎成了我儿时心目中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东西。每当皮特叔叔戴着它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任凭手指在那真丝表面上来回抚摸，贪婪而小心翼翼地，好像生怕被豪猪身上的刺扎着一样。叔叔曾让我试戴过一次。我做梦都想拥有一条那样的领带啊。

可是，那只是个梦。

我十二岁的时候，全家从宾夕法尼亚州搬到亚利桑那州。那时皮特叔叔来送别，特意戴着那条领带。我知道，他是为了让我和它也说声再见，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皮特叔叔竟解下领带，戴在了我的脖子上。

“从此它是你的了。”他说，“就当是送别礼物吧。”

我太爱这件礼物了，于是决定开始收集类似的领带。然而在亚利桑那州定居两年后，我的领带数目，依然只是可怜的“一条”而已。在米嘉城，在亚利桑那州，在其他任何地方，都遍寻不见一条绘着豪猪的领带！

十四岁生日那天，我在当地报纸上读到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那份报纸的家庭版有一则专栏，专为当天过生日的小朋友而设。妈妈

投了稿。文章的最后一句话这样写道：“里奥·勃洛克的嗜好，是收集印有豪猪图案的领带。”

几天后，我放学回家，发现在门前的台阶上躺着一个系着黄丝带的包裹，标签上写着“生日快乐”。

我打开包裹，天哪，里面竟是一条豪猪领带！领带上，两只豪猪正在搏斗玩耍，还有一只则在悠闲地剔牙。

我把整个盒子、标签，甚至连包装纸都翻了个遍，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好心人的名字。我问了爸爸妈妈，问了我的朋友们，问了皮特叔叔，而每个人都对此事表示一无所知。

从那时起，我意识到，这个事件定是一个神迹。神迹眷顾着我，以及身边的每个人。

01

“你见到她了吗？”

我升入十一年级的第一天，凯文一见我便劈头问道。当时上课铃声还未打响。

“见到谁？”我问。

“哈哈！”凯文昂起脖子，目光扫着人群，一副非同寻常的表情。他露出一丝诡秘的笑：“你马上就知道了。”

当时我们都簇拥在教室外，跑着、喊着，指着一张张经历过夏天被晒黑的脸，嬉笑打闹。再没有什么时候，会比新学期上课前的十五分钟，更能让我们强烈感觉到对彼此的兴趣了。

我捶了下凯文的胳膊：“到底说谁呢？”

铃响了，大家一拥而入。

后来当我们在教导室里大声诵读效忠誓言的时候，我再次听到有人悄声在问：“你看到她了吗？”

走廊上，英文课上，几何课上，这句话几乎无处不在。

“你看到她了吗？”

她是谁？新学生？来自加州的金发小美女？像我们中的大多数

人一样来自乡下？还是又一个“化茧成蝶”的女孩（六月份放假时仍是小女孩，九月份回来已发育完毕，成了十足的女人）？

终于，在地理课上，我知道了她的名字——“星星小姐”。

我转向坐在后面的那个懒洋洋的高年级学生。

“星星小姐？怎么会有这种名字？”

“没错，名叫星星小姐，姓卡拉薇。她自己说的，在教导室里。”

“星星小姐？”

“没错。”

吃午饭的时候，我终于见到了她。

她穿着一件米色的连衣裙，裙子长得盖住了鞋子。连衣裙的领口带着褶皱饰边，看上去好像她曾祖母的结婚礼服。她的头发是灰白的沙土色，长长地垂在肩上。她好像背着什么，不是书包，起先我以为是袖珍吉他，后来发现原来是一把尤克里里琴^①。

她没有拿午餐盘，而是背了一个很大的帆布包，包上画着一朵向日葵，硕大得好像真的一样。午餐厅里鸦雀无声。她走到一张空桌旁，放下包，把乐器挂在椅子上，坐下来，从包里掏出三明治兀自吃了起来。

餐厅里一半的人牢牢盯着她，另一半的人则嗡嗡议论了起来。

凯文笑嘻嘻地凑上来：“要听点小道消息吗？”

当然！

^① 尤克里里琴(ukulele)，一种夏威夷的四弦吉他。

“她上十年级，”他说，“不过听说之前都是在家里接受的教育。”

“难怪……”我若有所思。

背对着，看不到她的脸。没人坐在她旁边。邻桌两个孩子正在推搡争着一个座位，她似乎毫不在意，就像一座孤岛，和周围的注视和嘈杂格格不入。

凯文笑道：“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我心里一动，脱口而出：“热力宝座！”

“热力宝座”是校内的一档电视节目，由我俩一年前创办。我是制片人兼导演，凯文则是出镜的节目主持人。每个月，我们都会采访一位同学。迄今为止，采访的大多是模范学生、运动员、光荣市民之类——这些人通常看似风光实则没什么劲道。

突然，凯文的眼睛亮了。

只见星星小姐拿起尤克里里琴，旁若无人地弹唱了起来：“我要找到那株幸运草……梦中的那株幸运草……”

四周一片寂静。

突然一个掌声响起，望过去，鼓掌的是午餐厅的收银员。

星星小姐站了起来，把包挎在肩头，弹着唱着，昂首阔步，穿过一张张餐桌。

众人随着节奏晃动着脑袋，视线紧随着她，不时面面相觑。当她经过我们桌边时，我终于有机会看清她的长相了。

她长得不美也不丑，鼻梁上有几粒雀斑，这样长相的女孩学校里起码有上百个。而她的与众不同在于那张不施脂粉的素脸以及她的

眼睛,那是我见过最大的眼睛,明亮得好像车灯照耀下的鹿眼。她边走边摇摆着身子,裙翼擦过我的腿,尔后消失在了门外。

餐厅复又响起了三记慢悠悠的掌声,有人在吹口哨,也有人在喝彩。

我和凯文,大眼瞪着小眼。

凯文兴奋地用手指在空中比划出一个方框:“热力宝座!! 超强吸引力——星星小姐!!”

我拍着桌子附和道:“真棒!!”

我们激动地互相击掌。

02

第二天我来到学校的时候，见到希拉里·肯堡正在门前和一帮人高谈阔论。

“她不是真的学生。”希拉里轻蔑地说，“她是来演戏的，这是一个诡计！”

“那是谁在设局呢？”有人问。

“校委会，校长，或者其他，管他呢！”希拉里甩了下头，似乎不愿意搭理这个愚蠢的问题。

一只手举了起来：“为什么啊？”

“因为校园风气呗。”她回应道，“或许他们觉得咱们学校太死气沉沉了。就想方设法，在学生里安插一些疯子……”

“就像他们在学校安插便衣一样！”有人插嘴道。

希拉里瞪了那人一眼，继续说：“……这些疯子是来煽动学生的，这样大家就会偶尔愿意参加学校活动或加入某个社团了。”

“……就不会在图书馆里死读书了！”又一个声音插了进来。

每个人都笑了。这时，上课铃响了，讨论结束。

希拉里的猜疑迅速在校园里蔓延开来，显然大多数人都很认同。

“你觉得希拉里说得对吗？”凯文问我，“难道星星小姐是个卧底？”

“还是用你自己的脑瓜子想想吧。”我不屑地笑道。

他摊手不解。

“这是米嘉高中，”我提醒道，“可不是什么中央情报局。”

“也许你说得对，”他说，“但我还是希望希拉里是对的。”

“为什么？！如果星星小姐不是真正的学生，我们就没法让她来参加‘热力宝座’了啊！”

凯文摇头笑道：“导演先生，你还是没有搞清楚状况。我们可以用节目来揭开她的真面目啊，你没想到吗？”说着，他用手在空中比划道：“‘热力宝座’——为你揭露校方骗局！”

我盯着他：“那你真希望这是个骗局了？”

他满脸堆着笑：“当然，那样的话，我们的收视率可要暴涨了！”

必须得承认，我越看她，就越相信她是一个卧底，一个玩笑，或是其他任何一样东西，惟独不像一个真实的女生。

第二天，她穿了条松垮垮的鲜红色短裤，带着围兜和肩带，一身工装打扮。她的沙土色头发向后扎成了两根辫子，每根辫子上都绑着条鲜艳的红丝带，脸颊上抹着苹果红胭脂。她甚至故意在脸上点了几个很大的雀斑，让自己看上去好像海蒂^①，或是牧羊女。

^① 瑞士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约翰娜·斯比丽代表作《海蒂》中的主人公。

午餐时间,她照例独自坐一张餐桌,像上次一样,用餐后,就拿出了尤克里里琴。这一次,她没有演奏,只是站起来,穿梭在餐桌间。

她盯着我们看,盯着每个人看,一个接一个地看。老实说,这样盯着陌生人看,过于大胆又颇有些失礼。她似乎在寻找着谁。整个餐厅的气氛立时变得尴尬起来。

当她走到我们桌边时,我突然担心起来,万一她在找我怎么办?我有点被这个念头吓着,赶紧转过了身子。凯文却不停朝她傻笑,钩动着手指,低声唤道:“你好啊,星星小姐……”

没有任何回应。我感觉到她经过了 my 背后。

她终于停下了脚步,在离我两张桌子开外的地方。

她看着一个名叫阿伦·菲尔科的胖乎乎的高年级男生,微笑开来。餐厅里一片死寂。

接着,那把尤克里里琴开始演奏了,她的歌声也随之响起。这是一首生日歌,在歌中她甚至唱出了阿伦的全名。

“祝你生日快乐……亲爱的阿伦·菲尔科……”

阿伦的脸登时红了,就像星星小姐辫子上的红丝带一样。

周围爆发出兴奋的口哨声和起哄声。我知道,这多是为了调侃阿伦,而非针对星星小姐。当星星小姐走出餐厅的时候,我看到坐在餐厅另一头的希拉里站了起来,指指点点说着些什么,不过我什么也没听到。

“我跟你说,”当我们随着人群走过走廊时,凯文突然认真地说,“她最好是假的。”

我问他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如果她是真的,那么一定会有大麻烦。这样扎眼,在我们这里能坚持多久呢?”

好问题。

米嘉地区高中从来都不是标新立异者的温床。在紧巴巴让人喘不过气的校规限制下,我们穿着千篇一律的衣服,谈着千篇一律的话题,吃着千篇一律的食物,听着千篇一律的音乐。连我们中的白痴笨蛋都深深地刻着米嘉高中的烙印。如果我们不巧在某时某刻凸显了自我,也一定会像橡皮圈一样,迅速地弹回到原位。

凯文是对的:星星小姐能挺下来,生活在我们中间却照旧我行我素,的确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希拉里至少也有一半是对的:这个自称为星星小姐的神秘女孩,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学校为了活跃校园气氛而安插的卧底,但不管怎么样,她都一定不是真实的。

她不可能是真实的。

在九月的前几周,她好几次都穿着出格怪异的服装,20 世纪 20 年代的少女装、印第安鹿皮裙、和服……有一天她穿着牛仔短裙、绿色长筒袜,一条腿上别着一排瓢虫和蝴蝶形状的别针。对她来说,最“正常”的衣服反倒是那条长得拖地的老式连衣裙。

每过几天,她就会在餐厅里向一个同学唱《生日快乐》歌。我很庆幸自己的生日恰逢暑假。

在走廊里,她会向完全陌生的人打招呼。高年级的学生简直不

敢相信,他们从没见过这样大胆勇敢的十年级学生。

上课时,她时常举手提问,尽管她的问题常常和上课主题毫无关系。有一天,她甚至在美国历史课上问了一个关于钓鱼的问题。

她曾经编了一首关于等腰三角形的歌在几何课上唱,歌词是这样的:“三边都有我,两边都相等,啦啦啦啦……”

她参加了穿越美国长跑队。主场赛事在米嘉乡村俱乐部的高尔夫球场举行。红旗指示着跑步的路线,当跑到球场中央的时候,其他人都随着红旗的指示转向了右边,只有她朝着左边跑。大家都在终点线等她,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于是只能被取消了比赛资格。

一天,有个女生在走廊上尖叫了起来,她看到了一个长着灰色小脸的玩意儿从星星小姐那只画着向日葵的帆布书包里跳了出来。后来我们知道,那是她的宠物老鼠,每天上学她都会带着它一起来。

有天早上,罕见地落了雨。那时她正在上体育课,老师叫学生们都回教室。大家往下一节上课的教室赶去的时候,从窗子里看到,星星小姐还在外面。

在雨里,舞蹈。

我们想要界定她,就像我们彼此之间所做的一样,但我们无非也就只能想到“稀奇古怪”“呆傻”之类词不达意的字眼。她的行为使我们不知所措。

有一个大大的问号始终萦绕在学校万里无云的上空。

“?”

她所做的一切似乎都在应验希拉里的话:她不是真的……她不

是真的……

每天夜里,当月光从我房间的窗户洒进来,我都会想到她。我本可以把窗帘放低一些,把房间弄暗一点,以便更快地睡着,但我从未这样做过。在月光的映照下,我似乎感知到了某些事物的另一面,我喜欢月光给予我的感觉,仿佛夜晚不是白天的反面,而只是白天的影子,是白天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正是在那些月色皎洁的夜里,我忽然意识到:

希拉里错了,星星小姐是真实的。

03

我和凯文每天都争执个不休。

作为制片人兼导演,我的主要工作是为“热力宝座”物色采访对象。每当我物色好人选之后,凯文就开始暗中调查此人的背景八卦种种,并备好各式刁钻问题。

每天他都问我:“你选定她了吗?”

我每次必答:“还没有。”

次次如此,让他很崩溃。

“你什么意思啊? 还没有?! 你不想让她来参加节目了?”

我告诉他,我只是还不确定。

他把眼睛睁得都快要爆了:“不确定? 你怎么还不确定? 我们不是好几个礼拜之前就在餐厅定下这事儿了吗? 我们甚至都想好了星星小姐系列节目。这! 这简直是天赐的节目!”

我耸耸肩:“此一时,彼一时。但我现在就是不确定。”

他吃惊地望着我,仿佛我是只三耳怪:“到底是什么让你无法确定?”

我还是耸肩。